

目次

金耀基 序	017
卷首語	023
玩具界的老行尊	032
苦難童年	033
香港淪陷 年少喪父	038
第一桶金	042
發現舶來品的秘密	053
小黃鴨浮出	067
打工仔變小老闆	074
與芭比娃娃結緣	083
與大亨馬克斯過招	086
永和實業有限公司	092
勇闖海外市場	104
以怨報德的合伙人	108
重回祖國創業	112
牛刀小試 東莞開廠	119
中國變形金剛之父	127

金耀基

序 香港玩具人——林亮

雪莉	144
與國內品牌擦身而過	158
年輕人的生命導師	160
一洗中國玩具業屈辱	171
從鬼門關回來	177
世博最年長的设计師	180
感動的翅膀	183
九十歲第二次創業	198
經典小黃鴨品牌面世	205
成為大銀行廣告代言人	207
品牌路上的風風雨雨	208
走進中央電視台	215
老頑童的長壽密碼	222
雄心勃勃的傑出工業家	226
後記	237

在香港，有這樣一個老人。他有一個夢想：夢想中國將來也會有如迪士尼這樣響徹全球的樂園；也會有像 Hello Kitty、Snoopy 這樣的玩具品牌問世；中國製造真的變成了中國創造……

二〇一七年三月三十日，這個老人已跨越了人生的第九十三個年頭。九十三歲了，他仍然有夢，不僅僅只在心裏想，並毅然將之付諸行動。九十歲那年他第二次創業，成立了得意創作有限公司。

他，就是香港永和集團主席——林亮（添），香港玩具廠商會榮譽會長，一個玩具老頑童。

九十多年的生活不曾輕鬆過：年幼時貧困，年輕時拚搏，年壯時仍勤奮，現在年老了，本應享享清福，停下腳步。但他卻自己戴上了「緊箍咒」，仍矯健地行走在路上。

誰說九十三高齡就沒有青春？在五光十色、物欲橫流的香港，沒有人要求他這樣做。是他自己，聽從夢的召喚，複製自己的青春，更新過去的生活，來一個自強的轉身，重新又出發了。

海明威

只有陽光而無陰影，
只有歡樂而無痛苦，
那就不是人生。

玩具界的老行尊

當你能活到九十歲，空閒時你會做些甚麼？

逗逗曾孫，下下棋，寫寫字，打打麻雀？偶爾旅行一下，做點輕鬆的事，總之，發揮餘熱，頤養天年，很正常，也很普遍。但香港有位長者不是這樣，他在九十歲那年開始了人生的第二次創業，追尋他一直未圓的夢。

他，就是今年已九十三歲的玩具製造商林亮先生。

在玩具界，林亮稱得上是個老前輩。不論在香港、國內或國外的玩具界，他算是小有名氣。有人稱他為「老行尊」，有人稱他為「玩具泰斗」，還有稱他為「玩具教父」，更多的人稱他為「變形金剛之父」。不管別人稱呼他甚麼，林亮都會哈哈一笑，擺擺手幽默地說：「不敢不敢，就叫我林亮或者亮仔好了。」他真正的名字是三個字——林亮添，出世紙、回鄉證以及護照上的名字也是如此。但他嫌最後一個字囉唆，筆畫又多，平時索性棄去不用，只用前兩個字——林亮，名片上都是這樣寫，英文縮寫為 LT。

第一眼看到林亮，你就會感到他是個和藹可親、慈眉善目的人。他的笑容，他的目光，僅一眼，你就會發覺，他可以信賴。和他握手，傳遞而來的是一份踏實的溫暖；和他談話，感受到的是一種誠懇的交流。接觸他，了解他之後，你更會覺得他是個可親可敬的老人家。

年屆九十歲高齡的林亮，在二〇一四年開始重拾他的黃鴨夢。那是一九四八年由他創作的一隻大黃鴨帶着三隻小黃鴨的一拖三套裝，誕生至今也六十九年過花甲了。這套一拖三黃鴨是當年香港乃至內地第一個用塑膠製作的玩具，也是由它牽引林亮走進玩具界。小黃鴨的出現不僅

創造了奇跡，改寫了歷史，也成就了林亮的創業夢。時光荏苒，當年的打工仔現在已是香港永和實業集團主席，管理逾萬員工，六間工廠……年紀雖大，精力仍在，熱情如初，夢想依舊，於是便有了「一九四八，重新出發」的第二次創業，主要理念來自當年第一次創業時的小黃鴨。如今小黃鴨也有了正式的中文名——經典鴨，英文名是 LT Duck。

苦難童年

一九二四年三月三十日早上，在香港東區醫院，一個男嬰出生了。

男嬰的父親林寧在為兒子登記出生證明時，登記處職員在父親欄中誤將「林寧」寫成「林零」。從未讀過書的年輕人初為人父，滿心歡喜的目光未發現這一字之差，這個誤會遂一直在檔案裏保存至今。

由於是男嬰，自然受到父母疼愛。雖是貧窮一族，但這不妨礙他們對美好生活的期待，連為男嬰起名字都寄託了老一輩的希望——林亮添。亮，是因為男丁，感覺到天空、事物等一切都明亮光彩起來了。添，當然是盼望他的出現再為林家添丁增福。果然在兩年後，小男嬰有了一個弟弟。但家境貧寒，小弟弟年幼時因病夭折了。七年後，家裏又添了一個妹妹，取名林愛明。

當年，林亮父親在香港一個駐港美國銀行經理家中當廚師，初時每月薪水二十元，全家因此得以住在位於舊山頂道大宅的工人宿舍內。

在林亮大約三四歲時，母親常牽着他從太平山梅道走去中環，經過皇后大道中的大會堂（舊中國銀行大廈所在地）時，不時見到有三四個轎子停在門前廣場等客。轎夫從大會堂將客人抬上半山區，每趟單程可

掙三毛錢。

家窮，使林亮從小就懂得節儉，絕不亂花錢，這根深柢固的習慣一直伴隨他至今。

小時的林亮聰明、頑皮、好說話、愛動，也喜歡讀書。母親在鄉間曾當過教師，幼承庭訓，林亮三歲就開始學《三字經》、《千字文》，七歲回家鄉讀私塾，三年後入國民小學。

開學那天，父親的七弟，即林亮的七叔背着他上學。母親用一條絲布蓋着他的頭，還在衣服內放一條青蔥。「七歲應神童，天生我姓聰。」母親經常很驕傲地這樣對兒子說。

林亮清楚記得小時家教極嚴，母親絕不容許說謊、偷懶，見人一定要喊叔叔嬸嬸。過節過年母親必定蒸鬆糕、芋頭糕之類，讓他從同住的巷頭送到巷尾，每家一碟與鄰里分享。母親常對兒子說：「路狹處讓三分予人行，味濃時給一分予人試。」從小指導他如何做人。

後來父親月薪已有三十元了，林亮頭三年學費每月兩元，第四年每月升為四元，這已佔了全家收的百分之十二。每天父親給他三分錢作零用，這已包括全日開支。當時每單程電車是三分錢，買一個麵包也是一分錢，這就意味着，如果他乘車去上學，就沒錢買麵包當午餐。

唸英文小學時，他與四個同學自發成立一個學習小組，規定在學校交談時只能講英語，不許說中文，違規者每次罰一分。每當罰款累積到五毫時，他們五個就一起去看一場電影。當時電影票一毫一位，是電影院的前座位，已經算貴了，那時芽菜炒麵才一分錢一碟，紅豆粥一分錢一碗。林亮幾乎未被罰過。

第五年他考上華仁書院，為了省錢，天天從銅鑼灣步行到中環半山的羅便臣道上學。他個子瘦小，書包又重，每次來回要用去近兩個

小時。林亮的腳力特別好，九十三歲仍健步如飛，可能與他小時的鍛鍊有關。

每逢下雨天，他就開始動腦筋了。當年電車是敞開無門的，他故意走在靠近電車軌的路旁，一雙小眼睛盯着售票員。電車售票員通常只有一個人，脖子上掛着一個口袋，邊收錢，邊賣票。林亮總是趁售票員去上層查票時便快速跳上車，估計快查完票要下來時，他再跳下車，就這樣搭一段「免費」車。跳上跳下當然很危險，要是下雨路滑，摔倒了或正巧後面有車開過來，都不是鬧着玩的，弄不好還賠上性命。但林亮初生之犢不畏虎，還覺得這樣跳上跳下蠻好玩的，而且經常能化險為夷。

少年的他總用省下來的錢買課本和筆。實在饑了，偶爾也會去買三分錢帶肉絲的炒麵。但最多的仍是天天啃一分錢的麵包果腹。父親間中會帶給他一包白糖，將白糖撒在麵包上，那是他兒時最奢侈的甜品了。

在同班同學中，很多是富家子弟，他們的父親或是潮汕抽紗廠老闆，或是大貿易商老總，口袋裏常有兩三元的零用錢。午休時，他們也會友好地招呼林亮一起去吃午餐，但他每次都禮貌地拒絕，從未參與過。友誼是互相的，不是單程路。他知道同學常去酒樓吃九分錢一碟的炒河粉，喝咖啡、奶茶。他自知囊中羞澀，沒有這個經濟能力回請他們，唯有次次婉拒。他不想白吃白佔人家便宜，儘管他們是善意。

一九四一年六月，林亮憑全班第一的優異成績考入了耶穌會的華仁書院。然而，一切還沒有開始，就要結束了。新學年開學時，父親為難地告訴他，書不能唸了。中學學費漲到八元，家裏供不起。林亮立刻垂下頭，默不作聲。他當然清楚家裏的經濟狀況，但他更清楚自己想上學。沒有知識的人是沒有前途的，他渴望讀書，哪怕每天多走兩個來

回，哪怕每天仍然吃一片麵包。他非常渴望繼續唸書，可是，現實是殘酷的。他含淚走出家門，沒精打采地朝學校走去。那麼熟悉的小路，那麼悅耳的叮噠車聲，那麼可親的校長和老師……一切，都不再復現。

站在校長面前，千言萬語變成直直的一句話：「校長，我不能來上學了。」說完，他低下頭，淚水在眼窩裏打轉。「為甚麼？」校長詫異地問，這可是個學業優秀的好孩子啊。

「父親說，家裏交不起八塊錢的學費。」說完，他忍不住撲到校長懷裏，哭了。

校長歎了口氣，撫摸他的頭：「去吧，回家去告訴你父親，還是像從前一樣，只交四塊錢學費，但你一定要來上學，記住了嗎？」

林亮抬起朦朧的淚眼，幾乎不敢相信地望着校長：「真的？」「當然是真的，傻孩子。」校長一再鄭重地囑咐：「你一定要來上學，不上就可惜了。」

林亮立即破涕為笑，謝過校長，蹦跳着走了。至於那四元學費是校長本人墊付的，還是學校免收的，林亮至今也不知。他只知道，他又可以背上書包去學校，又可以在電車上跳上跳下了。

日子雖苦，可是沒有書讀的日子，心裏更苦。童年時，上學難的經歷是林亮心中的痛，更是激發他日後富裕時創辦教育基金的動力。這個伏筆，一埋就是幾十年。所以，直到今天，他從未間斷幫助學習成績好而家境貧窮的學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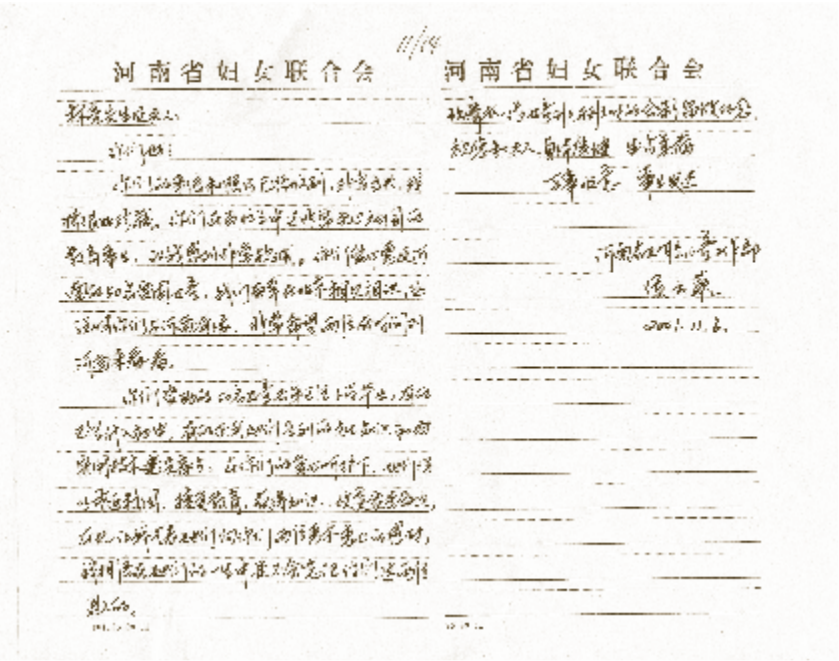
二〇〇一年七月，在首都北京人民大會堂內，林亮是受中國少年兒童基金會表彰的來賓之一，被安排坐在寫有自己名字的座位上。突然，有人在後面大喊「林先生」。後排一位素不相識的女士激動地衝上前握住他的手：「林先生，可找到您了，我是河南省婦聯的。」林亮和太太雪

莉互看了一下，有點莫名其妙——河南省婦聯？

「是這樣……」女士未鬆開林亮的手，很激動地說：「您捐給中國婦聯『春蕾計劃』的一部分善款，轉到我們沂蒙山區了。我們那兒有個班共五十個孩子都是你捐助的。我來京前，我們領導就囑咐我，如果有機會遇到林先生，一定要替他們，替孩子們好好謝謝您。」

「哦，原來是這樣。」林亮一邊掏出名片，一邊問：「孩子學習都好嗎？快畢業了吧？」

「都好，都好，他們有的升學，有的已出來工作了……」散會後，



河南省婦聯給林亮夫婦的信函

林亮又與她邊走邊談了許多。回港不久，林亮就接到附有全體受助學生簽名的一封感謝信。

當年的四元，若換了今天，在快餐店還買不到半杯奶茶，卻幾乎令林亮輟學，差點兒斷送了一個孩子的一生。

學是繼續上了，好景卻不常，才三個月，戰爭便爆發了。

香港淪陷 年少喪父

一九四一年十二月八日，那是林亮永遠不會忘記的一天。

早上八點，他正在家中吃早餐。突然，一聲巨響，震得手上的碗掉到地上去。大家立即停止手上的一切，面面相覷，不知發生了甚麼事。

他跑出家門看個究竟，只見遠處的半空飄着烏黑的煙霧，街上傳來異乎尋常的嘈雜聲，只聽到有人喊：「日本鬼子打進香港了！」正當大家半信半疑之時，遠處又傳來巨響。街上擠滿了驚慌失措的人群，尖叫聲、哭喊聲，亂成一團。

日本軍隊用炸彈轟炸啟德機場，這是向香港投下的第一顆炸彈，林亮親眼目睹這一刻。

那天是星期一，也是學校考試的第一天。林亮拿不定主意，不知該不該去學校。他還是想去上學。當他借用父親老闆家的電話打倒學校時，校長在另一邊焦急地告訴他：「打仗了，傻孩子，不會考試了。沒有書可以唸了，學校將會關門，你我以後都不知能不能再見面了呢。」掛斷電話前，校長又囑咐他說：「街上很亂，不要來學校，也不要到處亂跑，好好照顧家裏人。」聽完校長的話，林亮心亂如麻。真是一語成

讖，就從那天起，林亮再也沒有見過他的恩師。

戰爭爆發了！日軍的炸彈，不但炸毀了香港人的家園，也炸碎了林亮的求學夢。

世事難料，禍不單行。一九四一年十二月二十五日，英軍宣佈投降，而在前夕，噩耗傳來了。當天銅鑼灣已開始戒嚴，林父並不知情。事緣在前幾天日軍的空襲中，林父的耳膜被炸彈震穿了，他聽不到任何聲音。在回家路上，他被一個日本兵喝令停步。因為耳聾，林父毫無反應，繼續前行。日本兵惱羞成怒，追上去，二話不說就朝他一刀刺去，毫無反抗力的林父倒臥在血泊中。

時值黃昏，全家焦急地等待他回家吃飯，左等右等，仍等不到，各人不安起來。雖然戒嚴，林亮仍決定照父親慣常走的路線去找。傍晚，路上行人寥寥，且都神色凝重，腳步匆匆。突然，在加路連山道十字路口，暮色中，林亮發現一個人影躺在血泊中，一動不動，他衝上前查



林亮父親